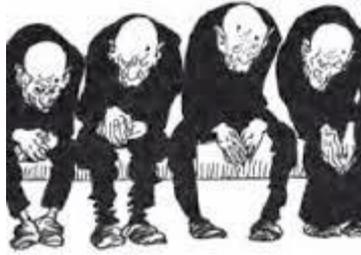


论永生



也许有人不认识雷·库兹韦尔（Ray Kurzweil），我来介绍一下：他是一位美国作家，同时还是计算机专家、科学家和发明家。他发明了很多新设备，其中有些设备是做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。库兹韦尔现任谷歌（Google）的工程总监，获得的奖项足以写成一篇文章。

这个天赋极高、精力充沛的人所做的另一贡献是，使“奇点”一词流行开来。按照我的理解，“奇点”是一种巨大的变化，它将开启一个与此前历史毫不相干的全新世界。库兹韦尔认为不出几十年，计算机技术就会超越人类智能很多很多倍，那时“奇点”就会发生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甚至不能肯定“智能”是指什么，据我所知也没人能肯定这一点。几乎每天都有心理学家自豪地宣称他（她）发现了某种新型智能。众所周知，维基百科的定义并不是最深刻的，它对“智能”的定义如下：逻辑思维能力、抽象思维、理解（管它是什么意思呢）、自我意识、沟通、情感知识（这又是什么意思？）、记忆、规划、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还能补充一些，如：音乐智能和视觉模式识别能力（我自己在后一方面尤为欠缺）。计算机果真能和我们人一样（更不用说比我们做得更好了）做这么多事吗？而计算机比人拥有“更好”的“自我意识”，这又是指什么呢？

此外，我是一名历史学家。我们历史学家经常谈论“革命”：光荣革命、美国革命、俄国革命、中国革命，等等。这些革命都比较短暂，具有灾难性，常常十分暴力，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，至少革命发生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受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我们总能发现两件事。一是所谓的革命总是植根于之前至少几十年的历史之中。二是即使是在最伟大的革命中，留存不变的事物也与产生的新事物一样多。法国有句谚语说的好：“万变不离其宗”（*plus que ça change*）……

我这里主要想谈谈库兹韦尔向我们允诺的一种“奇点”（革命），即人类将

会战胜死亡获得永生。他所说的永生，是指我们的所有经历、情感和思想将被记录在某种形式的电子设备上并植入机器人，于是机器人就以这种方式变成了“我们”。一想到黑客们会窃取信息并传遍整个网络，这么一来任何人都能变成我，而我也能变成他们，真是谢谢你啊，雷！我最不想要的就是这样“活着”。

库兹韦尔希望自己能活到亲眼看到“奇点”的那一天，他认为这将出现在30—40年后（库兹韦尔出生于1948年，比我小两岁）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库兹韦尔每天要服150颗药片。他会成功吗？我不知道。既然我没必要变成机器人，我也不关心他能不能成功。我想做的是简要讨论一下以下两本书，它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，其中死亡不止是被推迟，而是直接被消除了。

首先讨论较晚出现的一本——《被中断的死亡》（*Death with Interruptions*），作者为葡萄牙作家若泽·萨拉马戈（Jose Saramago, 1922—2010），曾获诺贝尔奖。一天，某个不知名国家的人民停止了死亡。人们立即欢欣雀跃，举国同庆。然而，庆祝和欢乐没有持续多久。显而易见，死亡的消失首先导致了殡葬业的崩溃，接下来很多其他服务行业也随之崩溃：医院人满为患，教堂空无一人——来世已被彻底废除，人们不再需要教堂了。随着教堂的衰落，大部分社会秩序也遭到破坏，国内全是与政府相勾结的罪犯。更重要的（也正是本文的主旨）是：语无伦次、毫无能力、浑身臭气、行尸走肉般的老人们，造成了政府的危机。

萨拉马戈还可以加上更多其他的问题：死亡的消失必然很快导致人口泛滥；年轻人无法接管社会事务，不得不终身照顾老人；我们子孙后代的前景想来不会有多诱人。但他没有这么写，相反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，死亡对一个身患绝症的大提琴家表示出了同情。死神在这里以一个38岁女人的面貌出现，大提琴家倾尽毕生之力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它/她演奏。然后他们做爱了。这是我所读过关于情人约会最美妙的描写。接着在小说的结尾，死亡终于回来重新接管它在人间的事务了，真是感谢上帝。

另一本书比《被中断的死亡》更出名，这当然是说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的《格列佛游记》（*Gulliver's Travels*, 1726）。格列佛曾去过一个叫做拉格奈格（Luggnagg）的地方，位于日本东南部，其中大部分居民都是普通人，但有一些人被称为“斯特鲁布鲁格”（struldbrugs），他们看起来很平凡，实际上却长生不老。人们通过其额头上的红痣辨识他们。

大约30岁以前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但等到他们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残酷命运，即永远无法从此生中解脱时，就会变得郁闷而沮丧。由于在拉格奈格的

永生并不意味着永远年轻，这就让他们更为沮丧。他们发落齿摇，感官和心智也随之衰退，就像希腊神话故事中厄俄斯（Eos，黎明女神）的情人提托诺斯（Tithonus）一样。

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年满 80 岁时，就已在法律上被宣称为死亡。他们所拥有的职位和财产都被剥夺，只留下可怜的一点钱苟延残喘，没有尊严，没有收入，百无一用。正如萨拉马戈在《被中断的死亡》中所描写的，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些语无伦次、毫无能力、浑身臭气的行尸走肉。

如今的情形不是已经跟书中相差无几了吗？我们果真期望活得比现在还要更久吗？

*马丁·冯·克里费尔德（Martin van Creveld）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，撰有 20 多部军事史和军事战略著作。

* Translated by Li Tingting (李婷婷). Email: ltthistory@gmail.com